■当代世界军事

从近海防御到远海延伸

——印度海军战略的演进

□张晓林 屈玉涛

“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统治了亚洲。印度洋是通向世界七大海域的钥匙。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海权之父”马汉在一个世纪前的警言，一直被印度的历届决策者奉为座右铭。自独立建国以来，印度逐渐加大对海军的重视和建设，海军战略逐级推进，由成立初期的“近海防御”到后来的“区域控制”，再到现在的“远洋延伸”战略，已基本形成了一套以“印度洋控制战略”为核心的完整的海军战略体系。目前，印度海军的规模位居亚洲的前列，海军实力位列世界第七。

印度海权观念的延续与发展

海权即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这是人类一切海上对抗活动的焦点，也是理解海洋问题的关键。印度从历史教训和对英殖民者海权思想的继承中，延续与发展着自己的海权观念。

（一）历史上轻视海防带来的惨痛教训

印度，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有着悠久的海洋史。在十三世纪以前，印度堪称是印度洋上的海上强国，曾经控制了印度洋上的大部分水域。后来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忽视了对海洋的经略，致使印度传统的防卫只注重西北陆地而轻视海防。到了近代，印度被远在另一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颠帝国从海上轰开了大门，屈服于欧洲海洋强国的殖民统治近200年之久，历史给印度带来的教训是惨重的。

（二）对英殖民者印度洋缓冲区思想的继承

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人为制造了数个“缓冲地带”，其中的一个“缓冲区”就是印度洋。在英国统治的鼎盛时期，英国的势力范围西到霍尔木兹海峡，东到马六甲海峡，完全控制了进出印度洋的战略咽喉要地，印度洋实际成了大英帝国的“内湖”。昔日大英帝国在印度洋上的“辉煌”至今仍让印度海军所向往。

（三）海权思想

自独立以后，印度就把印度洋视为“命运之洋”。早在1945年，印度著名外交家潘尼迦在《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就写道：“印度的地理位置倒很理想，堪为海权国而无愧。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这两个要害区域都在印度掌握之中，而国土的半岛地形又使它的影响足以远播海外。”并断言：“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界，而决定于从二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开始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出时，印度领导人就曾大声疾呼，要由印度来填补这一“力量真空” 并由其对印度洋负“全责”

印度海军战略逐级推进的历史进程

独立以来，印度继承了英殖民思想体系中将印度洋变为“内湖”的战略思想，以“印度洋控制”战略为中心，海军战略由最初的“近海防御”到后来的“区域控制” 再到现在的“远洋延伸”战略，逐渐由近海走向远洋。

（一）“近海防御”战略时期——建国至60年代末

印度的“近海防御”战略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海军只负责沿海防御”的防务方针。当时的英国海军足以控制印度洋，印度完全受到英国的“保护”，发展殖民地海军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反而会危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1947年，印巴分治，印度海军分得1.1万名官兵和26艘舰艇。独立之初，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国力有限，工业落后，不具备独力的造船能力，印度的各类舰艇及装备设施几乎都是英国海军移交或从西方购买的旧舰艇，仅能担负沿海防御任务。印度在海军建军和作战思想、部队训练、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也沿袭“近海防御”的思想行事。

在这一时期内，印巴之间的冲突频发，美苏两大阵营在地缘战略上的对峙等，使印度将目光始终关注陆地，无暇投向海洋。这一时期，印度采取“有限进攻和两线扩张”的军事战略，陆空军得到重点发展，而海军的建设则被放在相对忽略的地位，战略上从属于陆军，作用和地位仅处于三军之末；另外，由于对外关系推行不结盟政策，国家防护重心在陆上，因而对海军的建设未予重视，出现了重陆轻海的倾向，海上防务仅限于“近海防御”，印度海军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印度半岛的东西海岸——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以配合陆军和空军作战。

（二）“区域控制”战略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期

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适时对海军战略进行了调整，其依据为：一是印度陆地扩张目标已基本实现，印度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广阔的印度洋。二是印度洋由于英国的逐渐撤离正处于“真空”状态，印度决心填补这一“真空”，把印度洋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三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印度于20世纪70年代获得了大片蕴藏多种自然资源的专属经济区，这些都需要印度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去保卫。四是海军力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大出风头”。这次战争成为印度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印度海军以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印度洋周边地区海洋大国的资格，开始把触角伸向印度洋，实施对印度洋的“区域控制”战略。

印度海军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剥夺敌人使用海洋的机会和维护自己使用海洋的权利”两个方面。为达成对印度洋的“区域控制”，印度把印度洋划分为三个战略区域：一是要确保近海安全的“完全控制区”，其范围为专属经济区以外，300海里以内的海域。二是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具备监视能力的“中等控制区”，即“完全控制区”以外300—600海里的海域。三是具备前突能力，具备一定威慑能力的“软控制区” 即印度半岛700海里以外的印度洋海域。

在“区域控制”战略的指导下，印度海军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一是海军军费不断增加，二是从编制体制和装备质量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三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加强海军基地的建设，建立现代化的海上保障体系。80年代末，印度海军已经成为一支拥有5.5万人、130余艘各类作战舰艇、2艘航空母舰、180余架作战飞机的世界中等规模的海军，基本具备了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

（三）“远洋延伸”战略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进入90年代，印度已经不满足于作为地区国家的存在，开始把“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流国家”当作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其海军战略也凸显进攻性，进入“远洋延伸”战略时期。印度此次调整海军战略的动因有三：一是海洋在印度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印度只有建立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才能维护印度向海洋发展的经济利益，将来才有可能建成海上强国。二是印度面临的“海上威胁日益严重”。一方面，巴基斯坦正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便在战时封锁、攻击印度沿海或海上的重要经济、军事目标，切断印度的海上运输线。另一方面，世界超级大国以及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觊觎印度洋上的利益，将来也有可能与印度在海上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印度认为，只有尽快建立一支“世界级”的海军，才能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威胁”。三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正如印度防务专家所说“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主宰印度国防全盘战略的是海洋”，“印度海上战略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成为海权国，从而独立地在安危攸关的海上捍卫本国的利益，从而执牛耳于印度洋地区” 印度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

2000年4月，时任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就提出“海军新战略构想”，宣称，“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都是印度的利益范围”，表明印度海军的目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印度洋范围内。2004年6月，时任印度海军参谋长的辛格上将正式宣布了印度海军有史以来第一部成文的理论——《海军新作战学说》。该理论认为，海军的任务不应只限于进行“控制海上交通线和进行海战”，而且还要有能力“到达敌方海域，控制敌方滨海地区”。在海军发展战略上，建设以航母、驱逐舰、核潜艇等大中型舰艇为骨干的多层次海上力量，最终建成一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远洋舰队，从而确保海军具备“第二次核报复”打击能力和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在海军的战略任务上，主张控制与威慑并举：既要建立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遏制它们向印度洋扩展，又要对印度洋外部的海军大国实施威慑战略，争取达成海上力量均势，限制它们在印度洋上的行动自由。海军战略的远景目标是“东进、西出、南下”，即全面控制印度洋，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南下非洲，最终进入大国海军的行列。从中可见，印度的海军战略思想日渐成熟，已经实现了由“近海防御”到“区域控制”向“远洋延伸”的转变。

■军事札记

关于战略前瞻的思索

□金一南

之所以想起这个题目，来自两句话的触动。

一句话是一段广告用语：“未来很远，我们的目光更远”。那个广告在介绍什么，当时汽车一掠而过，没有看清；但就在这一掠而过之中，这句话扑到眼前，深深印入脑海。当时一个感悟就是：我们所谓的战略前瞻，难道不就被这句广告用语概括得淋漓尽致了吗？

还有一句话，来自俄罗斯一篇描写车臣战争的报告文学《连队消逝在天际》 “如果军事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 这句话同样让人过目不忘。同样让人感觉震撼。同样让人反复思量。俄罗斯战略家斯维钦那句“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就这样不经意间成为消逝在天际的浴血奋战士兵的最后注脚。

就是这两句话，触发我开始写这篇文章。

战略作为一种整体性、长远性、根本性的规划和谋划，可以说没有了前瞻，也就没有了战略。领导必须决策，决策需要前瞻，前瞻则需要远见。战略前瞻，也就是战略远见。拿破仑说过：“凡事都要有统一和决断，因此成功不站在自信的一方，而站在有计划的一方。”计划的前提，是就前瞻和远见，即《孙子兵法》开篇中提到的“庙算”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其实理论推演是容易的。谁不想实现前瞻？谁不想获得远见？谁不想做一个“庙算胜者”？问题是真正达此境界、获此能力的一直为数不多，如同兰德公司在一篇《国际领导能力新挑战》的报告中评述：“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这间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只分析了供求关系紧张的现状，没有分析为什么“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这种世界性供求失衡现象存在的原因所在。人们在期待领导者的这一品性时，容易忽略它所必须具有的基础条件。首先是历史的眼光。这是前瞻和远见的基石。所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说明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提出洞若观火的真知灼见。第二是哲学的思辨，它是前瞻和远见的方法论来源。只有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深入思索，才能由被动过渡到主动，从必然过渡到自由。第三，是科学的缜密。艺术给我们激情，科学给我们冷静。不排除科学研究中也有想像，但那不是异想天开的梦幻，而是客观冷静的分析展望。如果说远见卓识从来是领率他人并取得他人信服的重要资源，那么历史、哲学、科学这三根支柱，就是支撑起前瞻与远见真正需要的视野框架。获得这种视野框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就不仅仅是为将者的执著与专注了，它还表现出为将者的眼光和境界。自古以来，杰出人物的眼光与境界从来交相辉映：大眼光出大境界，大境界出大眼光；大境界、大眼光，则产生大决心。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访。该年6月，英国军队刚刚在马尔维那斯群岛（英国叫“福克兰群岛”）作战中大获全胜。获得“铁娘子”称号的撒切尔夫人挟此气势来华，想与中国领导人就此一举解决香港问题。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等待她是邓小平这样一段谈话：“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小平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是一名陆军野战部队的初级军官。现在时间过去了25年，即四分之一世纪，香港早已完成和平回归，而小平同志已经离去10年了。但今天读到这句话，依然像当年在野战部队读到这句话一样，被如此深邃的视角和如此犀利的语言深深震撼。这是一个极富历史感、极富未来感的中国领导人的语言，不仅代表着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意志，而且由战略远见所展示出来的战略决心，令每一个中国人看到之后长久不忘。

我们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的远景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说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好，都不是天赐之物，都需要一种战略主动性去探寻、经营、发展、创造。战略主动性的主要驱动力是战略紧迫性，来源于战略前瞻。如同胡锦涛主席概括的：“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综合起来看，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这种视野使我们不仅看到前方的花团锦簇，更看到前方的变幻风云，它使我们清醒、警惕、戒惧、自律，碰上什么成绩也不陶醉，碰到什么困难也不畏惧，碰到什么挑战也不逃避，从而能够牢牢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铭记那句老话：凡事预则立。

■军事理论

更加注重研究战略指挥理论

□郭武君

战略指挥，是战略指挥员和战略指挥机关对所属军队战略性作战行动的组织领导活动，是军队指挥的最高层次。考察战争史可以看出，战争的真正奥妙大多存在于战略指挥之中；那些千古留名的军事统帅，无一不在战略指挥方面颇有作为；整个战争艺术最富有魅力的内容，也当属战略指挥艺术。

正由于战略指挥问题如此重要，自从有军事理论或军事科学以来，战略指挥理论就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全面论述战争问题的军事论著中，在军事大百科和各类军事辞书中，在一般性的军事学术研究中，都包含有战略指挥的内容。尽管如此，世界军事理论界关于战略指挥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战略指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仍不相适应。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队指挥学成为我国军事学的一个一级学科以来，包括战略指挥在内的军队指挥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有几十本关于军队指挥或作战指挥的学术专著出版，其中不少都有阐述战略指挥的内容，但专门研究我军战略指挥方面的专著并不多见；20多年来，理论界就战役指挥和战术指挥问题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但在全军范围内以学术会议的形式专门研讨战略指挥问题的研讨会也不多；人们大都承认战略指挥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军事战略理论或战略学对战略指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有关战略指挥的理论大多散见于各种军事学科之中，关于战略指挥理论的专门化、系统性的成果表现形式还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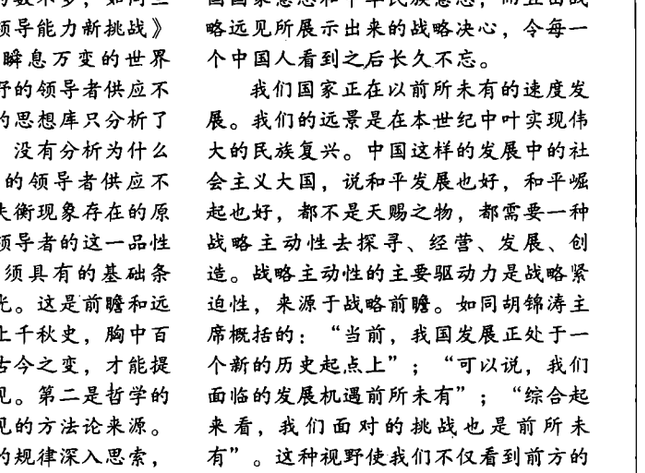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这样一些：一是战争年代，凡是涉及战略指挥之类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军老一辈军事家都从理论上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研究，这种“惯性”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作用；二是我军建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央军委总是能够及时地从战略的高度，对军队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从理论上给予论述，在实践上进行指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军学术界产生了“等”与“靠”的思想；三是在我军现行指挥院校的教学中，高级指挥院校主要进行战役指挥的教学活动，而中、低级指挥院校则主要进行战术指挥的教学活动，因此，在战略指挥问题的教学和训练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空白”地带。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机械化战争正在向信息化战争过渡，我军的改革和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的变化等，也都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上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战略指挥问题就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要全面地进行战争准备，要有把握地实施战争，必须有系统而完整的军事科学作指导。因此，在现阶段，军事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努力完善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因为只有完整的中国军事科学体系，才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灵魂，才包含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才全面地体现着我军的特色，才囊括了长期以来我们对军事各方面问题的认识成果。只有发挥中国军事科学体系的力量，才能避免错误理论的误导，才能消除军事实践中顾此失彼的现象，才能使各项军事工作协调、平衡、全面地发展。

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包括一系列的军事学科，与战略指挥最为密切的军事学科是战略学和军队指挥学。战略学是“研究战争及其指导规律的学科”；军队指挥学是“研究军队组织指挥的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的学科”。战略学和军队指挥学都是中国军事科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的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必须包含系统、完整、科学的战略学和军队指挥学。虽然我们早就建立起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战略学和军队指挥学，但还不能说这两门军事学科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善、再也无需发展的地步了。实际上，无论是从时代和战争发展的大趋势上来看，还是从我军改革和建设的现实而言，这两门军事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鉴于战略指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完全可以说，在现阶段，大力发展战略指挥理论，是完善中国军事科学体系的迫切需要。

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现行战略学更加关注战略（战争）指导问题的研究，但战略指挥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战略（战争）指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战略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怎样制定军事战略；二是如何实现军事战略。说战略指挥是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就上述第二种含义而言的。如果说在和平时期，人们讲得更多的是战略领导的话，那么，在战争情况下，很难想像，撇开了战略指挥，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途径可以实现战略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型电子装备

从指挥学的角度而言。完整的军队指挥包括战略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三个部分。要全面发展军队指挥理论，就必须对这三个层次的指挥都给予必要的重视。但长期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军指挥学着重研究的是战役、战斗指挥问题。近来有不少学者，都在探讨军队指挥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以后，为什么发展较为缓慢的问题。其实，对战略指挥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就是军队指挥学发展后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战役、战斗指挥受制于战略指挥。没有对战略指挥问题的深刻认识和透彻理解，缺乏战略指挥理论对战役、战斗指挥理论的牵动作用，战役、战斗指挥理论的发展如何能不受影响呢？这又怎么能不影响到整个军队指挥学的发展呢？

显然，作为战略学与指挥学“接合部”的战略指挥问题，实为我国军事学术研究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系统、完整、全面地研究战略指挥问题，对于充实战略学、完善指挥学，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军事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